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二十八回 九歲孩童呈絕技 八齡女子害相思

須臾，龍兒進來，手執書信，面有淚痕。鸞吹急問：「是甚書信？」龍兒道：「是五叔公的家信。」鸞吹已放下一半愁心，復問：「書中有何事故，以致流淚？」龍兒道：「鳳元之妾方氏，拒奸縊死。姪兒因同居已久，前日出京，又一路隨行，不覺感傷。」鸞吹亦流淚道：「他受母親德化，已變淫為貞，故有此激烈之行，可惜年紀尚小，死於非命。圖奸者何人？可曾拿獲？」龍兒道：「方氏從前曾與家僕有奸，今此僕不知方氏已改頭換面，還想仍續舊好，黃昏入室，擁抱求歡。方氏不從，喊聞元氏，其僕驚避。方氏羞忿莫釋，即於是夜自縊。姪夫已獲。因係失節之婦，不能請旌。五叔公說，聖人貴改過，與其潔，不保其往。欲動卹字田賦，私為立祠，置百畝祭田，於吳氏族中，擇一人為嗣，以承其祀。令姪兒於家報內稟知父親。」鸞吹道：「此善舉也，可以瞑方氏之目矣！」東方僑因問龍兒：「慘殺夫命一案，自然得自金硯了。只那啞子一案，你怎知有冤枉，准他的狀子？」龍兒道：「孫婿審狀時，見其人迫切之狀，不能偽為，故此批准。及掛審出去，投有訴詞，益加起疑。臨審，把這些零碎瑣屑的話頭問他，若非夫妻，斷不能一一合符。復將啞子詰問，所問之詞，俱不過令其點頭示意，以為嚇詰奸人張本。然後從代書身上，究出代訴之人，又適是鄰居富商，搨個都知事職銜以為護符，方巾華服，氣概軒昂。然觀其走上堂階，帶著些忸怩戰慄之狀，料他見孫婿審出三案，早已心驚膽落。案無名氏，而驟被拿下捆綁，真情已見於面，故只須一喝，即已承招也！」

東方僑贊不絕口道：「老夫忝任外官，垂二十年，所見折獄之才，卻已不少。但都在提審時，識微知著。收呈之後，並不留心體察，假手幕友批判。往往以批語已定，膠守成見，遂致審出情偽，與原批矛盾，不免故意遷就，因而誤事者。何況不親收狀紙，少此察言觀色之功夫乎？四案如此，其餘可知，老夫真不能及也！」龍兒慚謝道：「孫婿年幼無知，呆讀死書，偶爾幸中。此後事煩，總求太岳指教！」東方僑道：「賢孫婿不必過謙，這要算得年幼無知麼？」

是晚本衙書吏，將日間所審四案，敘稿送進。龍郎閱畢，發簽行各屬照斷辦理。並把鹽窩一案，稿上塗改了十數行。東方僑從旁窺見，句句例案，引證的諳當明白，心疑：「一部《鹽法志》難道熟讀在肚？揮毫立就，並不翻閱，這真是天生異材！無怪天子聖明，付此重任於髫年之兒也！」接著寫家書，把鳳元妾縊死一事，稟知素臣，又寫祖母、母親、諸母安帖，封帖完固，然後進內安寢。

次日，懸牌示期，於二十八日看操。到得巳牌，門上傳進，有杭州鎮總兵官士渚詣轅求見，率領將弁，聽候鈞令。龍兒心知必有要求，將所擬閱操賞格取來，吩咐出去，總兵以下，均免披執堂見。各將肅立堂上，排班伺候。龍郎出去，立而不坐。官士渚上前叩拜，丁將弁跪在後面。左右喝起。龍郎拱手，問官士渚道：「本院牌示，明日看操，貴鎮想俱準備。此來卻是為何？」

士渚躬身稟道：「大老爺入境，禮應叩見鈞顏。且歷任按院看操，賞格不同，故來請示。」龍兒道：「若論賞格，本院亦不苛求；石磬三百觔，三箭中一，十矢隔半，跳躍至七尺，俱台式者，賞；有一件合式者，免罰；全不合者，罰。賞滿十分，該管官題陞；賞六七分以上，罰三四分以下者，給功牌；賞罰各半者，免參；賞四罰六者，咨部議處；賞三以下、罰七以上，題參，分別降革。」號令已畢，官士渚稟道：「前奉檄行規條款，知賞罰之格。今按此格以行賞罰，則兒於有罰無賞矣！求大老爺稍貶其格，使人易從。」

龍兒作色道：「皇上以浙江軍政廢弛，欽命本院來整飭。若三百觔石磬不能舉，三箭不中一，每十矢不能隔五六矢，跳躍不及六七尺，還成得行伍之士嗎？本部院念久弛之後，不能驟張，故許有一事合式，即免其罰。若更為貶格，是豈欽命之意乎？貴鎮勿撓軍令，致乾重咎也！」官士渚打一恭道：「大老爺請息怒！凡事眼看者易，身任者難。」龍兒喝道：「你道本部院徒為高論，責人以所難乎？為督者所不能，何以責將？為將者所不能，何以責兵？本部院年方髫髻，藐躬三尺，於此四格，尚非所難；況貴鎮等壯盛之年，七尺之軀乎？」

因命錦囊將兩磬疊起，用皮條束好；令金硯植竿一百步外。在錦囊腰間掣出雙刀，騎上乾珠所送的一匹小川馬，令派兩將發矢。士渚派出善射兩將，連發二十矢；龍兒舞動雙刀，如一團白雪，休想有一點石灰污及冠袍。下馬，即走近標竿，直躍橫躍，皆過數尺。然後取過小鐵胎弓、雕翎箭，連發三矢，俱中金錢之眼。臨了，把雙磬托起，在教場內來往三回，輕輕放下。向官士渚道：「本院院所定賞罰之格，還是從寬，還是從嚴？據實說來！」

浙江自靳仁作孽，將各營精壯俱挑了去，營將落得冒吃空糧，杭州鎮標尤甚，兒至十缺其五。因怕龍兒風力，急急招補足額，俱是市井無賴之徒，從未經操練，如何能合賞格？卻欺著龍兒年幼，自不合格，難以責人。誰知龍兒是天生神力，兼之日夕磨練，天淵一身武藝，已被龍兒偷學至九分以上。當場一一做出，嚇得各營將士，目定口呆。

官士渚只是抖戰，除去頭盔，跪在地下，連連磕頭道：「大老爺是格外從寬的了！只緣大老爺是天生神勇，故雖施恩降格，軍士還不及格者多。末將也不敢再求貶格，只求寬限兩月，末將督率參游都守，日夜操練，務期及格便了！」龍兒大怒道：「看操與行軍一般，時刻不許違誤，豈可遲至兩月？明係你占冒名糧，臨時暫僱市人搪塞！皇上欽命『逢蛟拔爪，遇虎敲牙』今日乃敲牙拔爪之日也！」因出位而立，命中軍捧過敕書，開讀「總兵以下，重罪先斬後奏，輕罪便宜發落」條款，喝聲拿下。

登時，把一個八面威風的總兵官，捆綁起來。慌得各營將領，都上台跪求，情願各具限狀，保放士渚：「如過限不能及格，甘受軍法！」龍兒見內有聞人傑、袁作忠、施存義等，俱是素臣舊識，便漸漸收威，取了限狀，擺道回衙。這風聲一傳開去，浙江各府，無不招募勇力，晝夜操練，營伍自此改觀矣！

四月初一日，巡按紹興，攔馬頭告狀者，已有十數紙；謁廟行香，又收有數十紙。初三日放告，竟收有一二百紙。逐日出衙，巡監盤庫，閱兵查餉，不住有人攔輿喊冤，撲水告枉，總因在杭州審那四件事出名起。一月內，有由下解勘的，有自己訪拿的，有擊鼓攔街，陸續告准的，又審出無頭冤枉數十件，便把陳年古代，有屈無伸的事，都弔將出來，紛紛控告。

浙鹽法壞，俱由勢占，因陳榮一拿，斷還鹽窩。又把各鹽場呈子弔動。寧、紹兩府抵一半鹽政，紹興人又都都在京部院及本省上下各衙門吏書，勾連串結，侵害鹽法者最多。被害之人，俱來控理，那狀子便如蠅而集。龍兒又不論狀期，不顧多少，審合情理，一概收受。公出一日，便積了兩日的事件。每日五更起來，秉燭看狀，直看至夜。掌燈坐堂審事，審到三更。明日又是滿案文書題奏事件，俱要開發。一連四五日，飯不能飽，夜不能睡。急得鸞吹鼻涕眼淚一而俱出，向東方僑求告。東方僑道：「我也心疼不過，只是替他不來。除非急趕人至吳江，請五親翁來，或可代庖。但朝廷尚且欽召不動，豈肯來替姪孫提刀？」

鸞吹道：「五叔現在家刊刻族譜，經理祭田，監造那通江的一條長橋，如何得分身至此？」兩人正沒主意，晚間投進一角文書，是常州學府教授錢尚功的。拆開看時，稟揭上薦一八歲神童，來做幕賓，說：「聲名遠播，待命者多；寧、紹事繁，賢勞必甚！聊呈土壤，以益邱山」等語。鸞吹驚喜道：「怎稟揭所言，竟像知道我們心事的？」看稟內夾一名帖，是鄉眷晚生魏蛟頓首拜。更喜道：「蛟為龍屬，不是天生幫手嗎？」東方僑道：「如今世界，行少不行老了！有九歲的巡按，更有這八歲的幕賓，豈非怪事？」鸞吹道：「有這九歲的巡按，就該有這八歲的幕賓，只不知可代得姪兒的勞哩！」

翁媳正在議論，龍兒從鹽場內踏看回來，又收進四五十張呈子，鸞吹著急非常。東方僑道：「正好試這神童！」因將稟帖俱遞與龍兒。龍兒看畢，大喜道：「這神童必有奇才，能助我一臂的了！」鸞吹忙問何故，龍兒道：「這錢尚功是姪兒同年，極有經濟，老於公車，他薦的人，必非有名無實。況且夜間得一怪夢，夢自己與表妹同上一座大橋，走到中間，卻是斷的。河內忽然躡起一條蛟來，首尾連接斷橋之上，姪兒與表妹，便從蛟背走將過去。心裡一喜，便喜醒了。如今這神童名蛟，不恰好應那夢嗎？」鸞吹大喜，急令廚下料理酒席。

龍兒吩咐請會。東方僑亦隨後跟出，偷看其人。須臾，進來說道：「後生可畏，聽他談吐，竟是一個無書不讀的！」鸞吹道：「相貌如何？」東方僑道：「若扮了女的，便與鳳姐相仿。」鸞吹正待回言，小內監跑來稟說：「大爺留魏爺進書房來了。」鸞吹忙避入內。東方僑便迎將出來，揖遜就坐。茶罷後，家人行李俱到。一個家人，是要隨船回去的；一個十來歲童子，留此伏侍。鸞吹見是館事已定的局面，便急寫了千金關約，取四匹綢緞，兩個元寶，作為押聘之禮，請龍兒進去看過，送將過來。神童堅不肯受。道：「晚生此來，非為金帛；況一著未籌，無處受多儀之理。請俟一月後再商。」龍兒見其決意，命取一匣，將書儀收入，置放架上道：「存此於受與不受之間，何如？」

席間，東方僑問神童表德，答：「字蛟行。」復問書童何名，答：「名小連。」龍兒道：「怎取這女人名字？」蛟行道：「賤字乃風行草偃之行，非吟詠之吟；小連乃連科之邊，非憐愛之憐也。」因請問龍兒之號，龍兒道：「賤字雲從，還是出京日皇上題的。」復問龍兒生日，答是十一月十五日。蛟行殊有驚畏之色。龍兒便問其故，蛟行道：「晚生賤辰，亦是此日亥時。」龍兒大喜道：「弟也是亥時，雖不同庚，卻是同月同日同時，將來是要定金蘭之譜的了！」

席散，蛟行即請效勞。龍兒見文案詞狀，堆積甚多，遂各分一半，對面批答。龍兒即批卷詞之上；蛟行卻是黏簽擬批。各批了一二十件，互換一看，兩人俱目定口呆，好生詫異。龍兒道：「怎先生所批，竟如出弟手？覺字字俱與弟意相合，何也？」蛟行道：「老先生所批亦然，若過了些時，晚生必以為已批，不能復辯也。」東方僑大喜入內。

自此一切文案詞狀，題奏書札，俱出蛟行手筆。龍兒但出官理事，便覺閒空日多，忙冗日少。鸞吹感激蛟行，衣食日用等事，與龍兒一色看待。蛟行亦感激鸞吹，幾番托龍兒求見。鸞吹以東母無見西賓之禮，決絕辭之。五月初一日，按寧波。因有鹽場，兼巡海口，也還覺忙。六月初一日，按台州，事便大減。龍兒與蛟行杯酒談心，日漸親熱。有兩三日，蛟行偶感風寒，又不肯請醫診視。龍兒要陪伴同宿，蛟行苦苦辭脫。早晚看視，愁眉淚眼，自不消說。

鸞吹在內，亦憂愁關切。丫鬟僕婦，絡繹問候，茶水不呼自至，燈火徹夜不息。一至病癒，兩人方有笑容。人參桂圓之類，重疊煎送，蛟行感激異常。此時已把龍兒人品才學，性情心曲，俱看透十分。立定主意，要拜認鸞吹為母，東方僑為祖，龍兒為兄。初時鸞吹執禮不從，後被東方僑勸說「年幼幼稚，出於誠心，孫婿正仗賴他，不宜重違其意」，鸞吹方才允了。擇日進內，八拜義認，每日除案牘之外，便進內侍奉兩大人，空著便抱弄鶻兒，無比親熱。鸞吹初時猶有嫌疑，當不得蛟行百倍懇懇，如孝女之事親一般，不特東方僑愛若親孫，連鸞吹也不知不覺，視如親子矣！

十五日，上天台山觀日出。龍兒依素臣所說，多帶衣服，先囑咐臨時光景如此如此，不可驚慌。春燕、秋鴻更是慣家，預先說透，遂俱不受驚恐，把各人心花怒放，歎為奇觀。問起春燕、秋鴻，都說：「與上皇看時相仿，不及太師看的一回，有萬道金光，閃爍飛舞，無比好看。」門子轎夫卻說是：「從來看日，未有如此奇觀！」東方僑道：「人不可不知足。親翁為古今第一人，生時節有赤日之祥，故能得觀止之樂。此山本不如海島之切，而能得上皇之所見，也就僥倖極了！」下山後，鸞吹即覺身子不快，漸漸發寒發熱。龍兒固是盡心伏侍，細微曲折，卻反不如蛟行體貼周到，衣不解帶，目不交睫者十餘日。鸞吹病癒，更愛若親生，梳頭纏足，都不避忌了。

七月初一日，按溫州；八月初一日，按處州，俱屬閒多忙少。兩人得空，便講究經書，上下今古，旁及九流。蛟行道：「大哥相法，是宗那一部書？」龍兒道：「相書實未看過，所談者，皆拾父親之唾餘。父親也沒學過相，卻有巨眼。現在皇妃，是從丫鬟中看出。劉希賢、謝於喬，父親俱說是太平賢相。希賢已驗，於喬將來必驗。王鏊、李東陽、楊廷和、楊一清、洪長卿老伯，父親俱以相許之。王宗貫、馬負圖、劉時賢、戴廷珍、趙日月老伯，馬赤瑛大哥，父親俱以尚書許之。花子中賞識鐵如包，賈解中賞識賽飛熊、解碧蓮、解翠蓮，綠林中賞識奚奇等十二將，竊賊中賞識金硯。李又全諸妾婢，凡經父親提拔出來的，如今都做夫人，也就不輸與袁柳莊哩！」蛟行道：「兄弟只看過袁柳莊一書，略知門徑；大哥得有真傳，自然相法通神了。試看做兄弟的相貌，將來可有些出頭？」

龍兒道：「兄弟這般才學，自然該至八座；只可惜帶了女相，便難于飛騰。愚兄從直而言，休要見怪！」蛟行驚訝道：「兄弟所少者，不過勇力耳。自問磊落胸襟，也還不失丈夫氣概，怎大哥說帶著女相？張良相貌亦如婦人女子，何也？」龍兒道：「張良之貌，即若婦女，其氣概自必不同。賢弟不特貌美如婦女，而骨不聳，聲不洪，步不闊，容不仰；坐必斂襟，起必整帶，行必顧影，沐必避人；愛焚香，喜對鏡；偶有疾病，即捧盥如西子；稍有疥癬，亦啾啾如秋蟲。此皆男帶女相，故不能大發也。」蛟行脹紅了臉，說道：「幸喜弟還是個男子，若是女人，更是十足賤相了！」龍兒失笑道：「虧兄弟還說看柳莊相法，只因男人帶了女相，故不相稱；若是女人，便稱極了，怎反說是賤相？」蛟行道：「即免賤相，亦非貴相可知，雖稱何益？」

龍兒道：「若是女人，便屬貴相：發黑有光，一貴也；瞳若點漆，一貴也；鼻如伏犀，一貴也；齒如瓠犀，一貴也；笑不露齒，一貴也；怒不瞋目，一貴也；坐不動膝，一貴也；行不動裙，一貴也；氣清，一貴也；神聚，一貴也。非一二品貴人之妾，即一二品貴人之母矣！」蛟行失驚道：「大哥又來了！既可為一二品之母，豈不可為一二品之妻，何以斷為一二品之妾呢？」龍兒道：「這也是父親說來。家中諸母，皆一品貴相，而有妻妾之分，於神情、意興、行動、舉止處分別。為妾者，必有一二隨侍侍側、嫵媚低小之狀。今吾弟亦帶有此相，故斷其為妾。」

正在說笑，被丫鬟請吃飯隔斷，龍兒暗想蛟行來蹤去跡，大起疑心：既來作幕，怎不收聘禮？又說非為財帛而來；一來即討淨桶進房，連小解都沒在院子裡解過；前日病中要去伴他，那樣苦辭；梳頭洗面，都要關緊房門；到不兒日，便求見姑娘，後來便拜認為母。分明是個女子，與公子、郡主兩母親一般，也是女神童，亦懷擇木之意。那夜夢中，我與表妹同行，在蛟背過河。若但為幕賓，便不必有表妹同過，豈非示我夫妻二人，俱得其力？我想一妻一妾，宦家之常；姑娘現在愛若親生，自無不許之理。當慢慢留心，看出他破綻來，再定主意。

到初五這一日，是水夫人生日，龍兒一早向城隍廟中拈香禱祝。回衙，同蛟行隨著鸞吹，望空遙祝。早膳壽麵代飯，午膳大排筵宴，同慶長庚。黃昏席散，龍兒見蛟行已有酒意，復留進房，說：「今日大慶之辰，姑娘已睡，我與賢弟再一敘，方得盡歡。」蛟行道：「愚弟不勝杯酌，不能奉陪！」當不得龍兒苦求說：「只行兩令，愚兄遇酒半大杯，賢弟只半小杯。」蛟行一來撇不過情；二來怕龍兒拉扯；三來見龍兒已有酒意，酒杯大小不同，還可勉強，便進了房。龍兒早已備下酒筵，裝有一壺蜜淋漓，是最易上口，極有力量之物。叫把小連喚來，留一個小內監在房服侍，將門門好，對酌起來。蛟行道：「大哥說要行兩令，就請起令。若再先吃幾杯，便不能終令了！」

龍兒道：「今日祖母壽誕，要取喜色，單是兩人吃酒沒興，把小連貼在弟處，內監貼在愚兄處，我與賢弟便分大小杯，他兩個總是一小杯。」小連道：「方才太太賞酒，小的已是醉了，不能再吃。」小內監也說：「太太賞酒已醉。」龍兒道：「我們也都有酒了，醉極了也不過嘔吐去睡，怕甚麼！那一個不吃的，便須吃我一拳！」小連內監連聲：「願吃！若受大老爺一拳，不打成肉醬嗎？」龍兒取過骰盆，說：「這一擲下去，若見一紅，賢弟半小杯，小連一小杯；兩紅三紅，俱照數加杯。一人兩擲，就算完令，候賢弟另行。」說罷，執骰在手，暗暗禱祝：「若蛟行果是女人，與我有姻緣之分，這擲下去，便是五紅、六紅。」祝完，擲下，竟是一個紅滿盆。

蛟行、小連一齊著急。龍兒大喜，忙令內監斟酒，催乾了十二杯酒，將盆送與蛟行。蛟行亦暗暗禱祝，要擲個全紅。一擲下去，果然也是紅滿盆。蛟行大喜，叫小連斟酒。須臾，十二杯酒亦俱吃乾。蛟行送過盆來，說道：「大哥要改一改令，只把一骰子擲，若再擲一全紅，弟便不行令了。」龍兒道：「今日喜日，你我俱是少年，要取成雙，豈可單行我一令？也罷，取兩個骰子擲罷。」擲下，又是雙紅。龍兒大喜道：「又成雙，又是喜色！快些斟酒！」兩杯酒乾，送盆過去。蛟行一擲，也是雙紅，蛟行亦大喜。龍兒、內監各乾兩杯。輪該蛟行行令，蛟行取一骰在手，說道：「愚弟也取喜色，一人兩杯得紅即飲，不得紅即不飲。」

龍兒道：「這令不好，至多每人飲兩杯，少則一杯不飲，如何盡歡？愚兄此時還可飲七八半杯，賢弟可飲十半杯，他兩個倒像吃不了了，也顧不得他。好兄弟，難得愚兄高興，且看祖母面上，須改一多些酒的令。」蛟行道：「愚弟此時只可勉強一兩杯了。難敗大哥之興，如今通融些，每擲得紅不止，不得紅即止，何如？」龍兒道：「那裡連連擲紅？當年姑娘合三位庶母，把六粒骰子連擲了百十擲，還不見一個紅哩！還求賢弟改令！」蛟行道：「愚弟一時生口，說出得紅不止，想我們方才四擲，何曾見出一雜色來，怎還要改令？」說聲有僭，擲將下去，準準是紅。龍兒乾酒。蛟行復擲，又是個紅。如此連擲十紅，龍兒發急道：「內監已醉倒在地，愚兄亦十分醉矣，獨空賢弟醒眼看醉人！十，滿數也。賢弟可擲下一雜色，勿更擲紅。」蛟行笑道：「此豈愚弟所能，必須禱之般神！」龍兒道：「五六擲上，業已禱之不應，只索用強！」因瞋目怒喝：「般神般神，冥頑不靈；如再獻紅，粉碎汝身！」蛟行帶笑擲下，卻是黑色。

龍兒大喜，拈骰在手，復喝：「般神！如不連紅，粉碎汝身！」可霎作怪，也是一擲一紅，兩擲兩紅，十擲整整十紅。蛟行因酒甜好吃，不覺其醉到此，十半杯連一連二的下去。湊著從前酒力發作，便十分大醉，躺在椅上，昏不知人。龍兒雖醉，心尚明白，見內監、小連俱躺睡在地，便將壺中餘酒，分注三人口內，叫之不應，推之不動，爛醉如泥矣！暗付：「蛟行果是女人，則小連亦必丫鬟可知。因先驗小連。」扯去小靴，果是一隻裹過的肉腳，卻五指尚明，看不甚清。固去扯脫蛟行小靴，露出紅菱一捻，方才明白，替兩人將靴著好。怕蛟行醒來疑心，將手指在喉間一探，嘔吐滿地，身上也淋漓黏掛，伏桌假睡。不多一會，亦竟真睡去了。

半夜時分，蛟行醒轉，果然疑忌，立身起來，忽覺一隻靴裡裹墊之物，都不平貼，愈加吃嚇。忙剔去蠟燭，看龍兒伏睡在桌，呼之不應。執燭來照，見嘔吐滿地，淋漓滿身，心頭才住了跳。因去扯喚小連，尚如死狗一般，只得仍去坐下。坐了一會，困倦起來，暗想：若再一睡熟，被大哥醒來，看出破綻，小是要處！因執燭開門出睡。

小連直到五更醒來，見內監臥地，龍兒伏桌，蛟行已去，便摸回書房，敲門進去，問蛟行：「曾否扯動其靴？」蛟行急應道：「我並不曾，你靴子被誰扯脫了嗎？」小連道：「靴子原在腳上，只墊的布頭並在一邊，幾乎吃跌！」蛟行重新疑起，暗付：大哥之嘔吐，莫非使那王允之計嗎？次日起來，見龍兒相待，不比往日親熱，不苟言，不苟笑，莊重了許多，愈疑愈愧。卻只藏在肚裡，不能根究，但覺六神無主，昏昏騰騰。九月初一日，按金華，懨懨起病。初五、初六、初七三日，勉強隨同，遙祝素臣夫妻壽誕，力疾辦事。

到十月初一，按衢州，便勉強不來，半眠半起了，鸞吹、龍兒急得涕淚俱下。蛟行堅不服藥，病勢日增，飲食日減，肌肉日瘦。十一月初一，按嚴州。隔了幾日，鸞吹撫摸其身。竟止存皮骨矣。鸞吹一陣心酸，暈倒在床。龍兒及丫鬟們叫醒轉來，扶回房去，坐在床沿。龍兒抱住雙足，跪在膝前，放聲大哭。鸞吹因蛟行有病，一進衙門，便安頓他住在隔壁一房，便於照料。蛟行見鸞吹暈倒，已是嚇壞，及扶過房去，忽聽龍兒大哭，疑是鸞吹身死，猛吃一驚。病虛之人，那能當此驚嚇？大叫一聲「母親」，登時厥死。正是：

情到深時互生死，事難明處兩遲疑。

總評：

方氏拒奸，寫水夫人德化，是透頂之筆。尤妙在所拒者，即平日所奸之人，愈見革心之極致，宜觀水為立祠也。愚儒論史，必曰此失節之婦，何足風示？孟子曰，既入其彀，又從而招之，其斯之謂與！啞子一案，准狀則因其迫切，此審狀之功也；問供則極其繁瑣，此對勘之妙也。今之臨民者，既憚審狀之勞，復無對勘之法，欲得兩造之實情，難矣！當纂此入《惠民》等書，以為聽論之匙鑰。

欲表龍兒聽訟之才，不寫其恢恢游刃。卻偏寫其忙迫盡情，不如此便是《西遊》、《封神》，絕無情理之書也。而於此忽入蛟行，方有絕處逢生之樂，峰來天外之奇。

龍兒一夢，已為收妾埋根。若作幕賓，何必與鳳姐同行讀書者？於此致疑，方不是矮子觀場，小兒聽唱。

論相一段，全為識破蛟行，而字字透宗，絕勝相書全部。

驗足而不及他處，固龍兒老成。一驗之後，即不苟言笑，莊重許多，尤見心術之正，禮法之嚴。然在蛟行則不得不疑且愧也。體貼人情，非輕看蛟行，錯看龍兒，不可不知。